

翰墨流芳

《红日照征途》赏析

■ 孙红健

杨之光(1930—2016)生于上海,1949年入广州艺专及中南美院,师从高剑父学画。1950年在徐悲鸿的指导下考入中央美院绘画系,毕业后在武昌中南美专、广州美术学院任教。历任广州美术学院系主任、副院长。杨之光中国画的笔墨技巧娴熟,作品生动传神,内容极为丰富,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中国画《红日照征途》原名《毛泽东同志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作于1971年,纵247厘米、横145厘米,纸本水墨设色。款题:“红日照征途。一九二六年,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杨之光作于一九七一年七月。”钤印:杨之光(白文)。此作是中国美术馆于1979年从广州购藏。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坐落在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42号,旧址原为番禺学宫,始建于1370年。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共产党人彭湃等倡议,在此地以国民党名义开办农讲所。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共举办过6届。前五届由彭湃主持。1926年5月3日,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学员327人,来自全国20多个省区,毕业318名,人数为历届最多。毛泽东任所长。周恩来、肖楚女、恽代英等共产党员任教员。主要讲授革命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农民运动的理论与方法,还有军事训练,组织农民运动研究会,研究各地农村状况和农民运动的经验。毛泽东还讲授了《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并且编印了《农民问题丛刊》。学员们学习期满后回到全国各地,从事农运的组织 and 领导工作,后来成为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

《红日照征途》描绘的就是当时毛泽东送别毕业的学员奔赴各自“征途”的情景。作品以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的庭院为背景。此稿为第五稿,由前四稿的模式变为纵式,所描绘的人物更加紧凑,主体也显得更为高大。从构图来看,人物还是采用了三角形构图法。此图主体部

分为三人一组,客体部分五人一组。主体部分——毛泽东和两个农民学员,走在泮池拱桥上,桥面为大青石板,两侧为大理石栏杆,栏杆的右下侧是茂盛的葵叶,形态秀丽。毛泽东走在桥面中间位置,人物造型准确、生动,面部设色时留出光影。杨之光画人物一向以精准为原则,造型写实、用笔写意,吸收了西方对水彩和光的表现手法。毛泽东着中山装和布鞋,用墨笔勾勒,设色淡雅,虽是革命的领导者,但装束十分朴实。两个农民学员边走边聆听毛泽东的教导和叮嘱。右边的农民学员包头打扮,肩背包袱、手持雨伞,还系着绑腿,粗笔勾形,重墨设色;左边的农民学员,身背斗笠、系腰挽裤,重笔勾形、赭石上衣,黑裤重色,与毛泽东的浅淡服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杨之光反其道行之,将伟人以一个普通人的形象置于学员中间,以此表现毛泽东密切联系群众、与农民兄弟融为一体的优良作风。此幅作品虽然创作于“文革”时期,却完全不同于“文革”期间流行的“高大全”“红光亮”的画法,使毛泽东平易近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客体部分有农民学员三人、革命军两人组成,占的画面虽小,却有燎原之势,之后的红旗寓意着后面跟有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画面的左侧有一株Y形两枝粗细不等的高树直至画外,通向天际,树干以双勾画法画成,干湿笔皴染,画有节疤,凸显其沧桑之感;枝条、树叶分别以没骨画法画出浓淡,以营造出空间感。与之相对应的是画面右上方的两株火红的红棉树,红棉树又称英雄树,两株绽放的英雄树寓意革命的队伍不断壮大、前景光明。英雄树前是大成门,气势宏伟。

今年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重读国画《红日照征途》这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缅怀老一代革命家在艰苦卓绝革命岁月的伟大实践,让人备受感染。希望以此启迪后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奉献精神,为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而努力奋斗、锐意进取!



红日照征途(国画) 247×145厘米 1973年 杨之光 中国美术馆藏

吴保国:“荷”而不同

■ 张子康

每次看到吴保国的新创作都有一种感动,看似相似的画面中总能品味出不同的意境。变,贯穿于他的创作,但不变的是艺术家一直以来的心态——淡然的外表下有着一股对艺术的执着。

与吴保国相识已有近二十载,相识之初只知他是个活跃的收藏家,爱画、惜画、藏画,更热心于和艺术家在艺术上的交流。几十年来,出于对艺术的兴趣和热爱,吴保国一直坚持艺术收藏。数十年的收藏积累颇丰,尤其退休赋闲之后,他更是全身心地沉浸在艺术的海洋。犹记得几年前看到他发来的创作,竟然使我颇为惊喜和惊讶。他的笔法、色彩和气韵都出乎我的预料。最打动我的是他的作品传达出的那种随性之感,少许“经营”,少许“程式”,多的是“自由”和“自在”,而这

种“自由”和“自在”恰是一个创作者对“本我”和“真我”的真诚表达。这种怡然自得的创作状态和生活状态真是让人羡慕不已,这种被艺术和美浸润的人生更是令人神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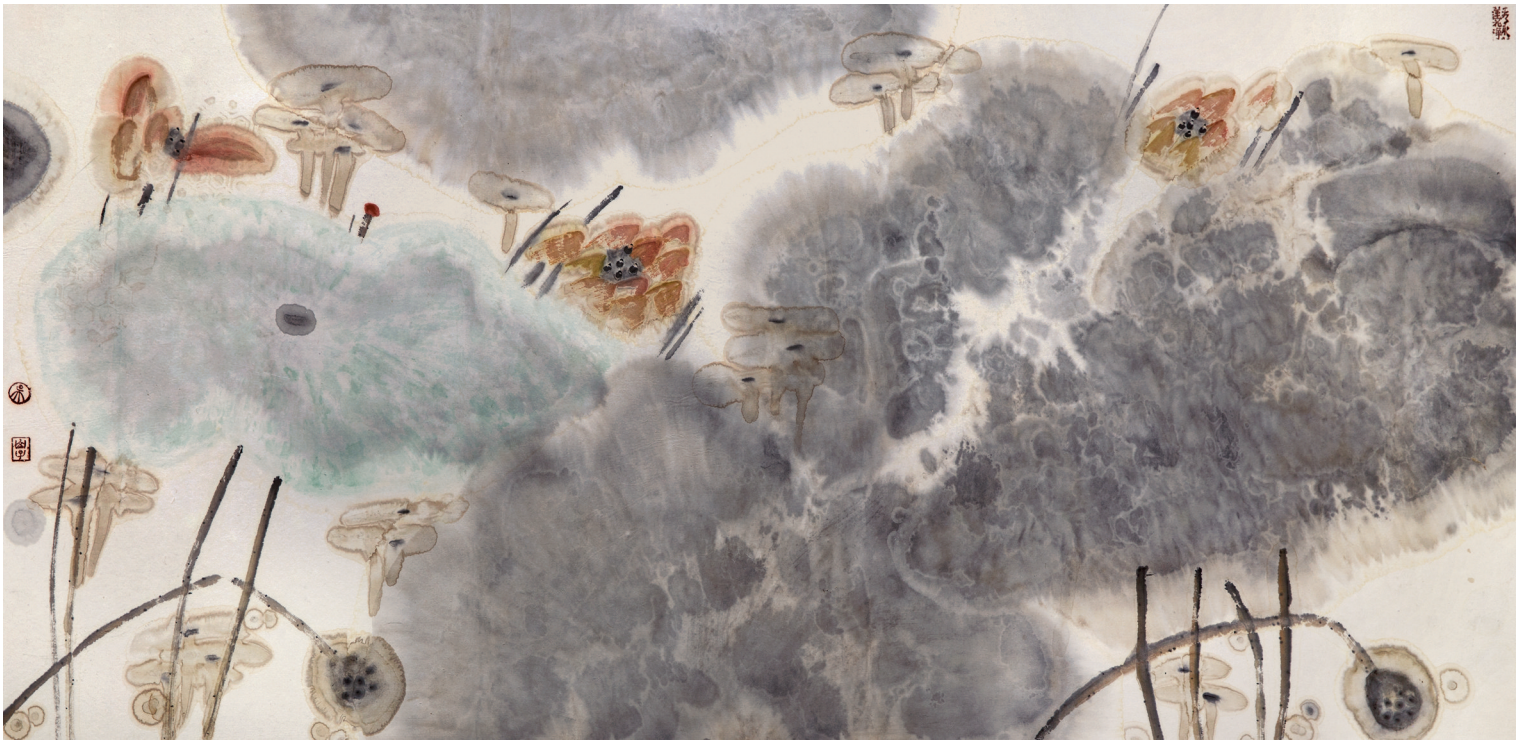
“怡然”而后“自得”,当艺术家的全部人生都被美的艺术所包围,甚至逐渐交融为一体的时候,他开始了从传播“美”到生产“美”的尝试。德国诗人西奥多·克尔纳在《遗稿诗集》中有这样一句话:“美,是从生命内部射出的光芒。”在我看来,美更像是一种拥有磁性的光。当你对于某种内在的美产生强烈感受的时候,说明你找到了属于你或者适合你的美——这是求“真”的过程。而当你有足够的时间接受这种美的洗礼,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也许会拥有了生产这种美的追求——这是求“善”的

过程。吴保国或许正是长期被其收藏的名家精品的美所映照,“生产美”的理想逐渐渗透到他的生命里,数十年的浸润,而后开始创作,其作品中能够蕴含美的韵律也就不足为奇了。

近代美学家朱光潜认为:“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世界。”“意”是意思的意,“象”是形象的象,吴保国或许正是试图通过荷花的“象”表达胸中之“意”。在他的“意象”之美中又吸收了当代审美的特点,花瓣不见线条细节塑造,荷叶也没有刻意的勾勒塑形,不重视具体细节的刻画,而是强调整体造型和轮廓特征的表现。设色平涂不同的灰度,大面积流动的笔触,有时候产生宏大的气势,有时候又绵柔回环。浓墨中叠加色彩,呈现出理性光影的绘画表现,时而残叶轻盈,时而光色迷离。这

种情趣化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朱光潜在《诗论》中的表述:“诗与画同是艺术,而艺术都是情趣的意象化或意象的情趣化。徒有情趣不能成诗,徒有意象也不能成画。情趣与意象相契合融化,诗从此出,画也从此出。”

纵观吴保国的荷花创作可以发现,他的作品更注重“意”的表达,这并不是对于“象”的缺失,而是结合自身的体验和理解对于荷的生命进行一种更富有深度的重构。这种深度的重构可以给意境以更加丰富的表达空间,而大面积的灰、黄设色,恰恰给予观者以更为宽阔的想象“留白”。在同一幅作品中,随着观看时长的推移,角度的变化,可以品味出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境。可以说吴保国赋予了这些“荷”新的存在意义。



还似少年歌舞地(国画) 二〇一九年 吴保国



清平乐(国画) 2006年 陈绶祥

■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主办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13

传真:(010)64208704

电话:编辑中心(010)64294608

新闻热线(010)64285598

发行热线(010)64287818

本报所付稿酬包括作品数字化和信息网络传播的报酬

广告经营管理(010)64293890

订阅:各地邮局

零售每份1.50元